

## 四代人的信仰历程（二）贩毒少年

微尘

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八十年，中国人伤疤还没好，痛却早就忘了，又吸起鸦片。控制中国港口的英日美等列强见中国人爱这一口，乐得向中国倾销各种毒品，印土红土清膏红丸海洛因，竞相迎合中国烟民的口味，好榨干中国人的血汗钱，让东亚病夫永远做他们的奴隶。本土的毒枭不甘落后，官商勾结，个个赚得盆满钵满，哪管他国民之健康民国之未来。小毒贩见了眼红，各出奇招，各显神通，只为分得一杯羹。政府三令五申明文禁毒，不过做做样子，堵住悠悠众口，更借机打击小毒贩，保护大贩毒集团的利益而已。

黑皮是个小毒贩。他利用孩子把毒品从东南亚人肉背回来，分成小包装卖出去。贩毒的孩子必须胆大、心细、脑子活；年龄不能太大，大了显眼；也不能太小，小了不懂事。这种孩子得上穷人家去找，富人家的孩子谁愿干这活？

刘三爷是出了名的老好人，脾气好心眼实，生了四男两女。三爷给地主做长工，一人干活，八张嘴巴吃饭，一年到头，能吃饱饭的日子一只手可以数过来。家里穷得叮当响，两间棚屋，大点的孩子穿裤衩，小点的孩子光屁股，衣服都没的穿。阿明是老大，十三，虽然营养不良，还没抽个，身子骨还算结实，人也精明。黑皮要的就是阿明这种孩子——穷怕了，不甘心穷下去，又没赚钱的门路。黑皮找的就是三爷这种爹，除了孩子什么都没有，为了钱孩子都肯舍。

“一趟一块大洋！”黑皮一双敏锐的眼睛紧盯着刘三爷。

“阿明他不会吸吧？”刘叔问。

福建山多地少，资源又少，穷人没好日子过，大凡有点本事有点门路的，都去外面闯，留下来的大多像三爷老实巴交，没本事也找不到门路。刘家兄妹六个，阿明最精，家里想翻身全指望他。可是，没有亲戚朋友带着，阿明能上哪儿闯啊？三爷做长工，地主也算心好，一年给他四块大洋。阿明跑一趟能挣一块，一年跑五六趟，就比他挣的还多，家里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。干上几年，家里盖几间像样的房子，孩子们以后成家房子就不成问题。要是运气好，阿明攒点钱去城里买个门面，做点小买卖，就能过上好日子。但阿明千万可不能染上毒瘾！他把毒品背回来，别人上瘾，吸干身子败光家财，那是别人的事。

“三爷，这你就放心。跟我做的，没谁敢碰毒品；谁敢碰，我打断他的狗腿。”黑皮斩钉截铁地说。

三爷放心了。

广东的边检站，一位果农挑着两筐菠萝入境，阿明挑着两个小筐，跟在后面。边警瞅了眼果农的菠萝，挺新鲜。果农送给边警一个菠萝，边警挥挥手，放这对“父子”入境。阿明挑的菠萝中有几个被挖空了，塞了印土。第一天，阿明顺利过关了。

阿明领回一块大洋。三爷拿在手里，掂了又掂，沉甸甸的；对着阳光看了又看，亮灿灿的。儿子能挣钱啦，三爷心里美滋滋的，三娘去镇上沽了一斤米酒，称了两斤猪头肉，扯了几块布料给孩子们做衣服。一家人热热闹闹，比过年还开心。阿明挣钱帮补家用，觉得自己长大了。

过了三年，三爷盖了四间像样的房子。

阿明长高了，力气大了，背的货多了。他两三条线换着走，免得被人盯上。这天，他过关的时候，缉毒员叫他把他挑的榴莲放到一边，要一个个地检查。阿明心知不妙，拔腿想跑，哪跑得了，藏在榴莲里的毒品被翻出来。缉毒员把阿明带到一座房子边，交给看守员。

房子后面的空地上摆着几个竹笼，上下用渔网罩住。阿明在老家见过这种竹笼，养鸭人为了让鸭子有充足的食物，沿河或湖迁移时就把鸭子赶进竹笼，这样鸭子不会散。阿明心想养鸭人去河边放鸭，住船上，房子借给缉毒员用，今晚他恐怕要被关在这座房子里，不晓得黑皮什么时候能收到音信，来赎他。

看守员打开一个竹笼的门，冲阿明吼道，“进去！”

“进去？”阿明惊讶地看着看守员。

“当然让你进笼子，你小子还想进屋？想得美！”看守员推了阿明一把。

阿明猫着腰，爬进竹笼，蜷着身子，蹲了一会儿，两腿发麻，就坐下来，没法直腰，很难受，就对看守员说，“我要小便。”

“小便？小便在里面解决！”看守员冷冷地说。

阿明憋了一会儿，实在憋不住，就对看守员说，“我要大便。”

“大便？大便也在里面解决！”看守员冷笑，“进来了，你小子就别把自己当人，也没有人会把你当人。”

“你就安静点，给你什么就吃什么，吃完就睡，等人齐了，一刀痛快。”跟阿明隔了一个笼子的笼子里传来人的说话声。

阿明仔细看，那个笼子里蜷着一个人。那人说等人齐了，就是等每个笼子都关了人，他们都要被拉出去，一刀了事。阿明知道缉毒部门不敢抓军阀与高官，只敢抓他这样的无权无

势的小混混。没想到不仅抓，还要杀头。阿明怕极了。黑皮肯不肯能不能救他还难说，即使肯即使能救他，恐怕也来不及。他生于民国二年，虚龄十七，还没娶媳妇，就要死了？

阿明把笼子里弄得到处都是粪便，看守员见了恶心，坐得离他远远的。他嚷嚷苍蝇多，看守员懒得理他。入夜后，他时不时叫蚊子多，手在身上拍得啪啪响。刚开始，看守员听见他叫，远远地看一眼；即使不看，脑袋或脖子也动一动。后来，他再叫，看守员不动了，他就知道看守员睡着了。别的笼子里关的犯人也睡得很死。

缉毒部门穷，舍不得买锁。看守员把阿明赶进笼子的时候，解下了他手上绑的带子，绑住笼子门。阿明手巧，手指从渔网孔隙中伸出去，解开笼子门，悄悄爬了出去。他蹑手蹑脚朝后面的山走去，不敢惊动看守员，更不敢惊动屋里的缉毒员。山里长大的孩子，进了山就自由了。

阿明昼伏夜行，三天后找到接应点，回到福建。阿明丢了货，黑皮心里早有准备。干这行，不出事是不可能的，出事是早晚的事。阿明没审就逃出来，沿途接应点一个没暴露，很不错了。黑皮对阿明说，你年龄大了，不能再走陆路，可以改走海路，用渔船把走私到台湾的货运回来。阿明死里逃生一回，想找点稳当的事做，就没答应。

三爷见阿明失手，这次没挣到钱，心里有点失落。弟弟妹妹见大哥空手回来，满脸的失望。阿明看在眼里痛在心里。从他挣钱超过他爸的那天起，他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，承载了全家人的期待。这回，顶梁柱失败了，家人失望了。明天，他就去跟黑皮说他愿意走水路。

“开门！开门！”门外传来保长粗暴的声音。

三爷连忙开了门，见保长后面跟着几个地痞，前几天又听说到处在抓壮丁，就紧张地问，“保长，有什么事？”

“什么事？你家阿明该去当兵！”保长使个眼色，几个地痞立即架住阿明。

“阿明才十七个年头啊。”三娘哭着说。

“十七个年头？”保长嘿嘿冷笑，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做的那些好事。他做得了那些事，就当不了兵？嗯？”